

音樂會聆聽心得報告 (2)

許幼莉 2005 年鋼琴獨奏會

時間：12 月 9 日

地點：台北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曲目：



莫札特：C 大調奏鳴曲，作品 330

W.A.Mozart Sonata K.330 in C major

中庸的快板 *Allegro moderato*

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稍快板 *Allegretto*

三首舒伯特歌曲—李斯特改編：

F.Schubert / F.Liszt : 3 Song Transcriptions

紡車旁的葛麗卿

Gretchen am Spinnrade

少年與小溪

Der Muller und der Bach

聖母頌

Ave Maria

李斯特：西班牙狂想曲

F.Liszt Rhapsodie Espagnole

蕭邦四首敘事曲：

F.Chopin 4 Ballades

第一號 G 小調，作品 23

No.1, Op.23 In G Minor

第二號 F 大調，作品 38

No.2, Op.38 In F Major

第三號降 A 大調，作品 47

No.3, Op.47 In A Flat Major

第四號 F 小調，作品 52

No.4, Op.52 In F Minor

系級：資訊四 學號：B91902039 姓名：朱文藝

心得：

其實很想再到北藝大聽音樂會，不過基於時間和交通的考量，在花了一段時間瀏覽兩廳院的網站後，決定了要聽這場演奏會。裡面的演奏曲目也是吸引我的一個原因，因為在課堂上聽到了一些舒伯特的曲子，很感到興趣，而這場演奏會正好有舒伯特的曲目，再加上我一直都很喜歡蕭邦，所以便決定了聽這一場。

在準備聽演奏會之前我在網路上四處找尋有關許幼莉的資訊，但很可惜的是大多只有簡短的幾句話或是表演的公告，所以無法進一步認識演奏家。只能透過兩廳院網站上許幼莉的照片想像本人。網頁上的黑白照片，許幼莉穿著短袖的毛織上衣，前額垂著直直的瀏海，而兩旁是成熟的捲髮。眼睛注視著一旁而臉上帶著淺淺的一抹微笑，彷彿有點無奈。不知道為何我被這照片吸引，落入了那充滿神秘氛圍的黑白世界裡，隨著現實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而過，我的眼睛卻還盯著那副圖片，沒有任何一絲離開的意思。儘管沒有看見本人，但我在演奏會前便一直猜想，許幼莉一定是位很有氣質的女性。

在入場的時候，我發現在場的觀眾似乎並不多，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左邊的座位都被佔滿，而右邊的座位反而空空蕩蕩，只有稀稀落落的少數幾個聽眾。想了想，還是坐在前面一點才會有比較好的聲響效果吧，於是我便坐在第二排的右邊座位上。那天的晚上有點寒冷，而且因為連日處理系上困難的作業而感到相當疲倦，於是我在開始前便不自覺地深深陷在柔軟的椅子裡恍神短眠了一會，直到許幼莉出場。許幼莉當天穿著無袖肩吊式的桃紅色禮服，頭髮高高的髻起，在以微笑歡迎到場的聽眾後便迅速的移到鋼琴前坐定，開始了那晚的演出。

上半場的演出聽不出有任何失誤，而且我很喜歡她彈的《紡車旁的葛麗卿》，我覺得這是演奏得最棒的一首了。但是很可惜的是，音樂廳裡偶爾會夾雜著一些鋼琴以外的一些噪音，比如人的咳嗽聲或小孩子的說話聲。而不知道是否因為體力或是專注力的關係，每當彈完一首曲子後，許幼莉便從舞台的側門離開，因此在上半場她便有三、四度「暫時」從觀眾眼前消失的時刻。每首曲子的進行都很流暢，聲音的強弱也聽得出程度上的變化，但在收尾的最後一個音，當我還停留在曲子的餘韻時，她就將手提起，使迴響在音樂廳裡的琴音嘎然而止。雖然我不是音樂系的學生，也並非對古典音樂有很深的瞭解，但我還是有種這樣的演奏好像少了什麼的感覺。如果要用不精確的字詞來說明的話，也許是少了音樂性吧。但這只是我個人在那時候的主觀感覺，也許其他人或是演奏家本人在程度上達到滿足了，而是我落後沒跟上了也不一定。

西班牙狂想曲是一首很長的曲子，而且應該不是算簡單的曲子吧？（原諒我，我的程度還不允許我知道太多艱難的曲子）許幼莉彈起這首曲子頗輕鬆自

在，沒有一處有特別為難的感覺。但相對的，在音樂高潮的時候也似乎比較不能帶動聽眾的情緒。但如今仔細想想，深深覺得這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要在廣大的舞台上充分發揮鋼琴的聲響，首先得克服技巧上的種種問題，又要調整自己的情緒，忘記過去反覆枯燥的練習，在表演時傳達出新鮮的（對聽眾而言）而又符合自己內心想像的音樂。對一位追求完美的音樂家來說，這應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吧！但對挑剔的聽眾而言，批評卻是相當容易的事。

下半場的曲子是蕭邦的四首敘事曲，因為我一直很喜歡蕭邦的作品，所以我便聚精會神地聽，就算旁邊有小孩子在吵鬧也當作沒聽到。在蕭邦的作品裡面，我很喜歡第一號 G 小調敘事曲，這首曲子在電影《戰地琴人》裡也有出現，有種使人內心一下洶湧澎湃，卻又一下低沉哀傷的神奇力量，在曲子一開始時便以雙手同音齊奏爬升，彷彿一位老者在老舊破敗的家園裡，坐在藤椅上以莊嚴肅穆且帶著哀傷的語氣說：『這件事情是這樣子的，請聽我慢慢說來…』：



而之後的旋律真的很棒，有不停跌宕的各種主題，華麗的爬音以及帶著憂傷的和弦，配上演奏者本身內心的各種詮釋，很能夠讓人感受到其中的熱情。而最後的尾奏是在一片寂靜，彷彿在雪地中飢寒倒下的人，被最後低沉的單音所掩埋。

課堂上老師有提到過蕭邦曲子裡左手的重要性。「推」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左手在同樣的一個和弦上「推」，藉由手指利用不同程度的力量觸鍵去「推」動整個曲勢，也推動聽眾的心。於是我便有注意演奏者左手的「推」動，似乎沒有像老師在課堂上那樣明顯，也比較不夠力量，我覺得很可惜。

最後的安可曲也是蕭邦的曲子，很精彩。彈完後有三、四位小朋友上台獻花，許幼莉接過後露出了靦腆的笑容。台下的觀眾持續地給予掌聲，央求再多彈一

首，她露出一種不知如何是好又害怕辜負聽眾期待的表情，只能在舞台上對聽眾一直鞠躬道謝。我不禁覺得她的笑容真的很好看，讓我聯想到《傲慢與偏見》裡的達西小姐，同樣的害羞靦腆以及害怕辜負別人的期望。不過她最後還是沒有再多彈一首，時間已經相當晚了（快十點）。音樂廳裡的燈光全打開來，聽眾紛紛散席離場。

長久以來都很喜歡聽完音樂會後散步在中正紀念堂的感覺，不管是夏天或冬天，迎面而來的冷風都令我感到很舒服，渾沌的腦袋也頓時清醒了起來。抬頭仰望頂上的星空，感受廣場上練著舞步的高中生的青春活力，剎那間擺脫紛擾而悠閒。因為當時正好處理完了一些瑣事（如作業、推甄系上的研究所），而能夠有心情和時間悠閒地在中正紀念堂多待一會。於是我便倚著石製的圍欄上看音樂廳二樓外面的咖啡店的員工收拾餐具，看著他們聊天，還有一些客人專注且輕聲地在討論一些事情。我望著眼前真實的人群彷彿也參與了一部分他們的人生，應該這麼說，我好像也多瞭解了一些、多認識了這個世界。而當我現在於電腦前回想那時的場景，那些廣場上的人們，穿著大衣牽手走過的情侶、揮著扇子跳舞的高中生、奔跑嬉戲的孩子以及在後看望的父母們，好像又無法肯定地說出，那是真實發生的事情。如此幸福且安逸的時光，對當時處於二戰時的歐洲音樂家來說，可能也是難以追憶的，且一回想便會有眼淚劃過兩頰的幻夢吧。

越過馬路，我戴上安全帽準備騎摩托車離去，眼前的道路空曠而車輛稀少，橘黃的路燈照耀著捷運站的出入口，而中正紀念堂裡的巨大建築物還沉沉地矗立在靜謐的黑夜裡。